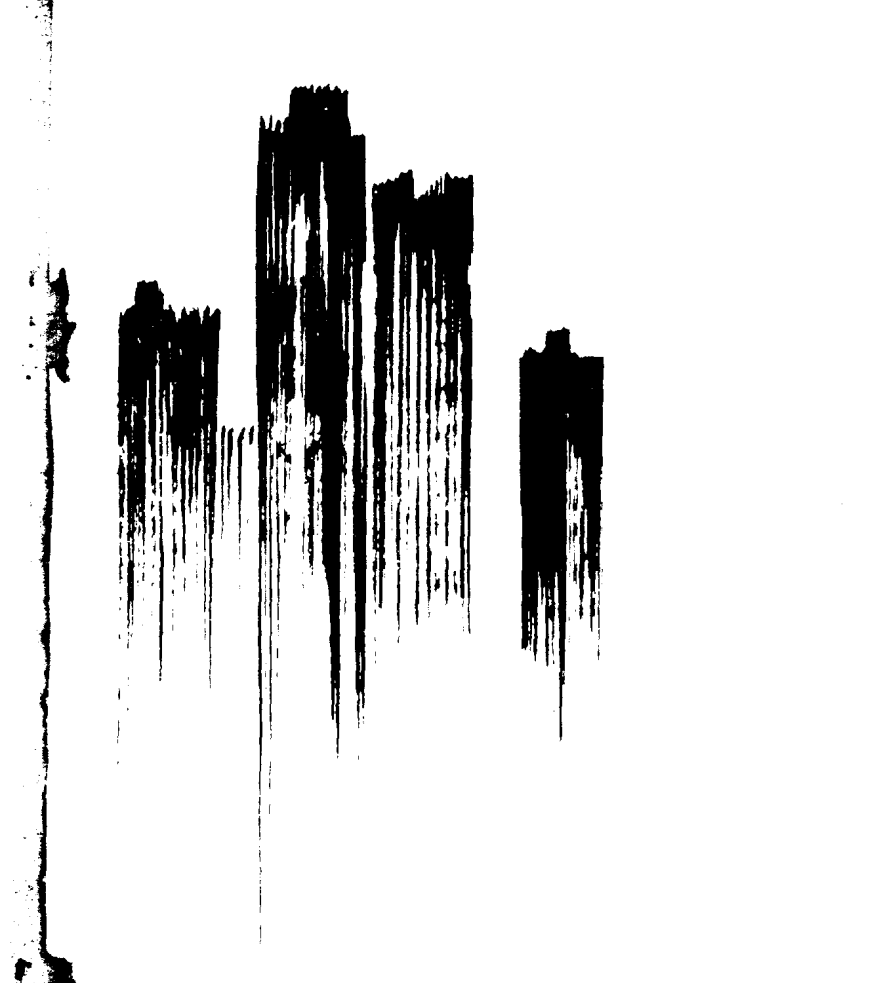


香港見聞

白 刃





香港见闻

白刃 著

群众出版社

香 港 见 闻

白 刃

群众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山西新华印刷厂印刷

787×960毫米 32开本 3.25印张 55千字

1985年1月第1版 1985年1月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10067·341 定价：0.50 元

印数：00001—240000册

出版说明

《香港见闻》既不是报告文学，也不是散文游记，顾名思义是作者所见所闻的真实纪录。近些年来，内地同胞对香港不免产生神秘之感——天堂地狱兼而有之。我们出版这本《见闻》，意在客观地告诉读者，香港既不是天堂，也不是地狱，从而使读者能够正确认识香港的社会现状。

目 次

机缘——引子	(1)
第一天——头一课	(6)
人情与友情	(12)
在高楼大厦的背后	(16)
游车河	(21)
奢侈·浪费·毒瘤	(25)
“购物天堂”	(30)
紧张搏命的劳动者	(34)
我看到的现代化	(38)
“文化沙漠”	(43)
“爬格子”	(47)
抢劫	(52)
香港屠夫案	(57)
花招与骗局	(61)
香港诸禁	(66)
人才外流	(71)
归侨“用武之地”	(76)
外流医生的遭遇	(81)
现代化与信鬼神	(87)
香港拾零	(91)
后记	(96)

机缘——引子

香港人爱说“机缘”，老朋友聚会，新朋友初见，都说是“机缘”。

这么说，我能给读者介绍香港见闻，也是一种“机缘”。去年出国探亲，路经香港，原想呆一两个月，不料遇上困难，无意中滞留了很长时间，使我有机会得以从容观察香港社会，了解香港人的生活，可谓“塞翁失马，焉知非福”。

四十五年前，我从南洋回祖国参加抗日战争，乘坐美国“总统号”邮船，第一站落脚地就是香港。次年我从福建去延安，又在香港住了一阵子。那时候的香港，人口只有七、八十万，楼高不过四、五层，市面生意不及上海，生活水平和广州差不多。解放初期，还有许多香港人跑到广州定居，不少青年回内地求学。

今天的香港，大大地变了样。人口五百多万，高楼大厦林立，最高的六十二层，普通的二、三十层，十层以下的已经不多了。从香港到九龙的海面上，出现了水翼船，海底修了汽车隧道和地下铁路，空中建立了几十座天桥。工商业繁荣，成了世界的金融中心、经济贸易中心和各国游客的“购物天堂”。

历史常常出现一些怪事。英国占领香港百多年，将它开辟为自由港，为什么到近二十年才出现这样繁荣的局面？这也可以说是一种“机缘”。解放后我国对外贸易只留下几个口岸，主要集中在香港。特别是十年动乱，关起门来打内战，一心只搞“大革命”，两耳不闻国外经济，给香港、新加坡、南朝鲜和台湾以发展的好时机。香港人总爱批评“文化大革命”，我就对他们说：“你们应该感谢它才是，否则香港不会这样繁荣，你们也发不了财！”

可不是嘛！以我国的人力和丰富资源，如果按步就班地发展生产，不搞无休止的政治运动，用国家经济实力向外竞争，香港的今天恐怕不是这个样子吧？

今天的香港，是资本主义世界的典型大都市。纽约、伦敦、巴黎、东京有的东西，香港几乎全有。然而香港是中国的领土，居民中百分之九十八是中国人，首先是讲粤语的广东人，其次是潮州人，再次是闽南人和上海人。

香港通用的语言是广东话，电台广播、电视放映主要用粤语。但是坐电车，或者在人行道上，也常听到闽南话和上海话（潮州话属闽南语系），英文用于官场、学校和商业文件。普通话一般人能听懂，只是讲不好。去年新任港督尤德能讲流利的普通话，因此有些高层人士也在学普通话。广播电台开始有普通话节目。

通常说的香港,包括:(一)香港岛;(二)界限街以南的九龙半岛(南九龙);(三)界限街以北的九龙半岛(北九龙)以及大鹏湾和深圳湾附近二百多个岛屿,总面积一千零六十一平方公里。北九龙又称新界,比前两部分加起来的面积大十一倍。

香港岛和南九龙,是英帝国主义发动鸦片战争,用大炮胁迫满清政府,签订《南京条约》(一八四二年)和《北京条约》(一八六〇年)野蛮侵占的。一八九八年,英国又利用甲午战争,中国吃了败仗之后,强迫清政府签订《拓展香港界地专条》,租借新界地区,为期九十九年。

再过十四年租借到期,我国政府已经庄严宣告:收回香港主权,不迟于一九九七年。收回后的香港,将成为特别行政区,社会制度不变,生活方式不变,港人治港,保持繁荣。

目前,我国政府就收回香港问题同英国政府进行的谈判,受到全世界的注意。港人尤为关切,成了日常话题,报刊连篇累牍发表意见,私下议论不休。号称“铁娘子”的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去年到北京谈判,在人大会堂门口跌了一跤,回香港后发表谈话,仍然要坚持三个不平等条约有效,引起香港爱国人士的不满,纷纷发表意见。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香港与内地来往自由,不需什么证件。大陆解放后,由于社会制度

不同，中英双方在深圳与罗湖设立关卡，来往受到一定限制。几十年的隔离，内地人民对香港十分陌生，产生了各种各样的看法。

有人认为，香港很危险，特务满天飞，黑社会猖獗，车祸抢劫天天有；有人说，香港是个花花世界，生活糜烂透顶；有人盲目羡慕香港的生活，以为那里遍地黄金……

这些说法都有些根据，但是都不全面。香港有许多现代化的东西、科学化的管理，否则不可能繁荣，不可能成为世界金融中心。

香港有世界各国的情报人员，美国中央情报局就有大批特工。台湾设有特务机关，还有亲台的社团。

香港是资本主义社会，纸醉金迷，灯红酒绿，是富人的天堂，但不一定是穷人的地狱，只要肯劳动，便能挣到衣食。

香港有许多奇里古怪的事情。法律上禁赌，却有英皇御准的最大赌博——赛马，还有几天一博的六合彩。报上常看到警察抓赌博，但街上有许多公开的麻雀馆。法律禁止卖淫，但色情场所却是五花八门。电视台每天播放大量香烟广告，却要同时注上“香港政府忠告，吸烟危害健康。”

绝大多数港人拥护祖国收回主权，希望保持原来的生活水平，但担心政策多变。他们把一九九七年称为“大限”。在“大限”到来之前，各

有各的想法和打算，内地人民关心香港同胞的生活，想多知道那里的真情实况，这促使我想写一系列文章，介绍在港见闻。

我不是新闻记者，更不是经济专家，未作深刻研究，可能是浮光掠影的看法，也许可供国内人士参考，希望熟悉香港的同志加以指正。

第一天——头一课

盼着与分别四十多年的兄弟姐妹团聚，与诸亲好友重逢，今天就要到香港，进入一个陌生的环境里，我和妻子的心情，都是既兴奋又紧张。

上午九点钟，我们离开深圳华侨大厦，来到海关检查站，海关负责检查行李的同志看到我们带着一箱旧衣服，一架照相机，一只旧手表和几本书，特别是看到一只用作茶杯的果酱瓶子，不由笑着说道：“谁个去香港，带这些东西呀？”我说：“我们去香港探亲还要回来，银行只换给少量的外汇，现在正是冬天，不带衣服怎么行呀？”

海关人员把相机和手表登记了，给我们一张单据，叫我们保存好，否则回来时还得纳税。

走过罗湖桥，来到罗湖车站，买车票上火车。我们坐的是头等车，车厢很旧，路轨不平，没有广州到深圳的快车舒适。火车逢站必停，走了一个多小时，到了九龙红磡车站，领了行李，坐上中旅社的小轿车。通过海底隧道的入口处时，司机交了五元港币，接送员说，隧道是私家财团修建的，来回都要“买路钱”，开放两年已收回成本，而且还赚了许多钱。

海底隧道有两条，一来一回，各不干扰。隧道里很漂亮，光线充足，路当中画了线，可以并排跑车。中英文“严禁越线”的大字，不断在墙上出现。

几分钟后出了隧道口，到了香港铜罗湾。这一带原是避风港海滩填起来的土地，如今成了香港岛最热闹的地方。一眼望去，从海边到山上，全是高层建筑物，用“林立”来形容，实在不过分。小汽车上了天桥，经过维多利亚公园，来到香港的北角。四十年前的北角，是一片荒山野滩，如今也被高楼闹市代替了。我们在华丰国货公司旁门停车，中旅社的同志领我们乘电梯，上了侨冠大厦第二十四层楼。

我们住进华丰宿舍一个三房一大厅的单元（香港叫单位）房子，屋里装修得很好，墙上贴着色调和谐的花墙纸，地下铺满地毯，房里和大厅都有空调，厅里有台能收内地和香港节目的彩色电视机，有自动控制的电热水炉。单元里两个卫生间，有电热水器，随时可以洗热水澡。这个宿舍实是高级招待所，专门用来招待与华丰来往的南洋华侨和内地干部，每个房间每天收费一百港元（约人民币三十元）。

安置好行装，已是下午一点钟了，我们到二楼西餐室吃午饭，要了海鲜饭，端来的却是几块鱼片的盖浇饭，味道很差，没有吃完，但价钱不低，四盘饭加四杯清茶，连小帐七十港币。我以

为是抓新港客的大头，后来才知道，在香港吃西餐，每客不到二十元，算是最便宜的。

吃过午饭，和老伴到表妹家里。表妹卢红绢是个能人，丈夫在菲律宾当推销员，月薪不多。她五十年代到香港，靠着一架缝纫机和两只勤劳的手，养活了一家人；培养在内地的大儿子中专毕业，娶了媳妇；培养在香港的二儿子和小女儿念书；还在福建老家盖了楼房。表妹持家勤俭，教子有方，她家中长期不买电视，为的是让儿女回家后专心做功课。香港只有三座官办的大学：香港大学、中文大学和理工学院。中学毕业生每年有十多万，大学预科学位不多，大学只能容纳百分之一、二的中学毕业生。表妹的孩子们也争气，二外甥考进香港大学，学习成绩优异，每年领取奖学金，逢节假日到工厂做工挣钱。所以他念大学期间，不但不花家里的钱，还可以拿钱补贴家用。前年他大学毕业，在香港政府的水务局当技术员，月薪四千多元（港币，下同）。外甥女中学尚未毕业。大外甥五年前申请来香港，先当了几年地盘工人，现在一家建筑公司当工程师，月薪两千多元。

表妹快六十岁了，按目前的经济情况，应该休息了。但她还是一天忙到晚，除了做家务事，有空就上缝纫机。她有几件心事未了：一是想买楼，香港尺土寸金，房租很贵。在香港生活的人，没有自己的楼房，心里没有安全感；二是想

给二儿子找一门好亲事；三是女儿尚未上大学，因此，她还得“搏”上几年才肯退休。

天黑以后，外甥们陆续回来。大家欢欢喜喜，吃着表妹为我们接风的丰盛晚餐。吃饭的时候，表妹知道华丰宿舍每天收费一百元，很为我们担心。说道：

“接到表兄从广州打来电话时，就准备把后面那间房子腾出来，给表兄嫂住，明天就搬过来吧！”

表妹和远亲合租这个单元，四间卧房和一个小厅，每间都不到十平方米，前一间略大，安了一张两层铺，二儿子睡上铺，她和女儿挤在下铺。房里放着箱柜和一架缝纫机，床底下塞满东西，两个人转不开身。后面一间房更小，大儿子和侄女婿睡上下铺，屋里还放了一个小桌子，是女儿做功课的地方。为着我们的到来，表妹在合用的小厅里，隔出一个小间，仅能容下一张双层铺，她准备腾出后间给我们住，让大儿子和侄女婿搬到小间来。我看她家够挤的，不忍再来挤他们，说道：

“先在华丰住几天，再慢慢想办法。”

晚上十点钟，我和妻子回到华丰宿舍。客厅里坐着一对老夫妇，是从菲律宾归国探亲的华侨，他们正在看电视，都是家乡人，交谈了一阵，知道他们住在隔壁房间，出去吃晚饭，将钥匙忘在屋里，进不了房间。不一会儿，门铃响了，进来一

个中年人，拿着一纸袋热油条，老华侨介绍说，这人是他的弟弟，现在香港做事。他一定要我们尝尝油条。却之不恭，我和老伴每人吃了一根，又脆又香，完全是福建老家的味道，不象北京卖的那种难吃的老油条。问了价钱，知道每条七角钱。

门铃又响了，中年人去开门，带进一个锁匠，拿着一大串钥匙，去捅老华侨的房门，一把也不合眼，最后用一根铁丝，三捅两捅开了锁，前后不到五分钟。

锁匠拿着工钱走了，我问那中年人给了多少钱？他伸出五个指头。

我问：“五块钱？”

他说：“五块钱的十倍，五十元！”

我吓了一跳，以为是敲竹杠。两个月后我住在朋友的一层空楼，有天下午出门回来，门锁不知怎么坏了，进不了屋，正在着急的时候，楼房的管理员来了，问我要不要请锁匠来开，我问他要多少钱？他竟说要七十元！我当然不愿花这个大钱，打电话给朋友的太太。朋友的太太来了，她说这个门锁有毛病，该换一个了。她转了一阵门把，房门转开了。我知道这个毛病，想法子把门锁修好，自己动手，“一毛不拔”。

“人生能有几回搏？”这话是我国乒乓球世界冠军容国团同志说的。容国团在香港长大，十年动乱被迫害自杀。在国内我对这“搏”字不甚了了。到香港以后，常听香港人说“搏它一下”，

逐渐明白“搏”字的意义。香港生活费用高，房租贵，吃饭难，劳动者住着鸽子笼似的房子，不搏命赚钱没法生活，更改变不了现状。难怪香港人一天到晚紧张忙碌，争分夺秒，原为是在“搏”！

比较起来，在国内捧着铁饭碗，吃着大锅饭的，爱干不干，懒懒散散，虽然钱不多，吃的不大好，却比香港一般的居民舒服多了，而且更有安全感。

这就是我到香港第一天上的第一堂课。

人情与友情

听朋友们说：“香港人情薄如纸”，“香港人留吃不留住”。这是实情，但不能一概而论。

香港的酒家房费昂贵，普通双人单间，每天三百港元，上等套房收五百到一千。我国驻港机构和各大公司，设有招待所，每日每人食宿也近一百元。自费出国探亲，当然不能向国家伸手。海外亲人为我们办手续，解决了来回的旅费，已经花了不少钱，也不便向他们再开口，现在每日要花一百港元，不免有点着急。幸亏我在香港遇到几个热心的朋友，既留吃又留住，否则无法久留，更无法进行写作。

在华丰住了几天，一位朋友为我们借了一间房子。在香港租一间十平方米的小房子，月租一般要一千元，能借一间房子栖身，哪管它好坏。

华丰宿舍在二十四层楼上，窗户向着海景，听不到街上的噪音。

搬到南方大厦郑先生的寓所，住在八层临街一间房子，窗外是英皇道，有轨电车和流水般的汽车（香港叫车河），日夜不断在耳边轰鸣，震得头皮发麻。住惯北京安静的郊外，忽然到这极度喧哗的闹市，头两天非常不习惯，白天写不了